

山还在，画风已变

八百多年前元代头号画家赵孟頫打卡的这座山，近年在巨变中。山下风景是恢复山水画意，还是变成“当代艺术”？这正考验着济南人的智慧

山东 吕廷川 摄影报道

在济南城东北黄河的南岸，有一座197米的孤山，名曰华不注山。“华不注”源自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”。“华”同“花”，“鄂不”是“鄂丕”的借字，即“萼附”，花蒂。“华不注”意为此山如花附注于水中。华不注山与鹊山一起被元代赵孟頫绘入其传世名作《鹊华秋色图》，画作描绘的是山下渔耕农作的田园秋景。

“单椒秀泽，不连丘陵以自高，虎牙桀立，孤障特拔以刺天，青岸翠发，望同点黛。”这是北魏郦道元对华不注的描述。清代以前，华不注山是济南市区的第一名山，它一直是文人墨客登临和歌咏的对象。唐天宝三年（公元745年），李白与杜甫同游齐州（今济南市）。李白泛舟鹊山湖，登临华不注，写下名篇《古风·二十》。

清代以后，随着山下湖水逐渐干涸，这一名山也逐渐沉寂下来。山下植被繁茂，野塘遍布，这是历史自然延续下来的地貌，人们在这里世代耕种繁衍，生活在静逸。北陈村64岁的牧羊人陈北方说，他一辈子在华山脚下放羊，这里水草丰美，最多时他曾养过200多只羊。

2013年6月，济南市启动华山（华不注山的简称）历史文化湿地公园的建设，根据规划环绕山体将人工挖掘数千亩的华山湖，以打造集山水风光与历史人文于一体的济南新地标，再现昔日“鹊华烟雨”胜景。坐落在山周围的23个村庄将陆续拆迁，祖居在此的数万村民从此将彻底告别农耕生活，搬进统一建造的安置楼房。

华不注山再次受到各界关注。连几位南方摄影师都前来拍摄。有一次笔者在山下居然邂逅了从广东来的摄影师曾翰。



2016年11月，在山周围所有村庄中，只剩下了北陈村村民陈北方最后一群羊



2016年8月，一条穿过庄稼地通往山根的羊肠小道



2017年2月11日，元宵节。华不注山一带的前王村等村庄，每年元宵都有踩高跷的民间习俗



《鹊华秋色图》，元代画家赵孟頫于元贞元年（1295）回到故乡浙江为好友周密所作，为纸本水墨设色山水画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描绘的是济南东北华不注山（图中右侧）和鹊山一带秋景，画境清旷恬淡，表现出恬静而悠闲的田园风味，为中国传世名画。



2017年2月，坐落在山西南侧的前王、后王村已经被夷为平地，乡愁安放也成为一个问题

那是2017年农历大年初一，刚下过一场小雪，我俩在空无一人的废墟荒野间相遇，不约而同发出了“谁说前路无知已”的感慨，至今想来仍激动不已。

我出生在沂蒙山区的农村，对土地的亲近感根植在心底，更对山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在大规模建设之前，我就一直关注这座名画中的名山。当“城市化”进程在华不注山下开启后，我先后去拍了《最后的山村》《最后的麦收》《别了，牧羊人》等多组摄影专题，后来又有了拍摄整座山的想法。

山不变但人在变。为了体现时间感以及华不注山的境遇变迁，自然形成了“以山为背景”的拍摄思路，你无法回避这座山，正如忘不了这里的人。

2016年6月4日，收完最后一茬麦子，邹家村村民70岁的裴荣璐默默回身离开了他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。在他身后不远处，占地面积14.6平方公里的华山新城近百座高层住宅楼即将完工。该地产项目因依靠华山的优越位置，曾以销售约35亿元创下当年度全国开盘纪录。

如今，济南华山历史文化湿地公园（二期）建成开放，这里已成为济南城市旅游新名片，并成为济南“网红打卡”新地标，大批的游客纷至沓来。因拆迁搬离的村民大都已搬回附近的安置小区。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的日常。

从2015年开始，这组照片历时六年多时间，记录了从原始的乡村风貌到大规模的开发建设，再到城市公园的建成开放，从某个角度看，华不注山下发生的变迁，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华不注山一直在那里，它才是永远的见证者。



2018年8月，北陈村被华山新城取代，新建商业街已经投入使用



2017年11月，在拆除的石门村废墟上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



2019年10月，原前王村，附近居民在新开挖的华山湖岸边演奏萨克斯。山下湖边的新风景



2018年4月，绿化工人正在华山东边移栽树木，力图恢复部分画意



2021年1月，原东陈村，为了防控新冠疫情，工作人员对公园步道进行消杀作业。新的时代来临了